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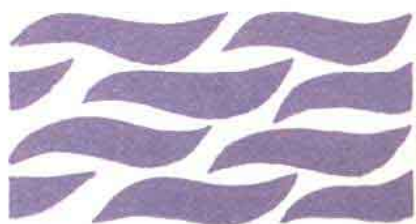
田 流

春
潮

CHAO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春 潮



田 流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 福 州

春 潮

田 流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375印张 1插页 150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30

书号: 10368·141 定价: 1.20元

内 容 简 介

田流同志是我国新闻界的前辈，也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和散文家。他所撰写的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不但具有新闻性，而且有着很强的文学性，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将田流同志近年来发表的文章精选一下，结集出版。读者们可以从中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浩荡春风是如何吹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也可以感触到作者那颗真诚而火热的心，从而得到精神上的陶冶和美的享受。

项南同志特地为本书作序，对田流同志的为人和作品做出了公允的评价，并提出了真实和真诚是记者的生命这个发人深省的议题。因此这篇序言本身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值得我们细读。

真实和真诚

项 南

田流同志是位大家熟悉的老记者。他写的新闻、评论、通讯、报告文学，读的人很多，原用不着别人多费笔墨，重复介绍。

不过，我还是想说点看法。

田流同志这本集子，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首赞歌。他对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各方面引起的巨大变化，有着一一种不可遏止的喜悦心情；他以满腔热情报道的四川、吉林、江西、福建和京郊涌现的一连串的新人、新事，表明他是经济改革的热烈拥护者，并以令人信服的无数事例证明党的政策如何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他希望国家富强起来的心愿是如此强烈，即使他远离北京访问大洋彼岸的墨西哥时，他的心里也是装着祖国、装着四化、装着美好的明天的。

田流同志的文章有他自己的风格。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不写，不是自己感受到的问题不发，不是抓住了特点的东西决不浪费别人的时间。他言其所思，总是“用普通的话，

向你讲一个普通的故事”。他写的报道，是真实的，真诚的，因而也是动人的。我一向认为，作为记者，真实和真诚特别重要。

当然，时代的步伐毕竟是大大向前了。现在，广大城乡发生了远比田流同志当时观察到的更加深刻的变化。比如，今天的农村，已经不止是农业生产如何迅速恢复，农产品如何丰富了。乡镇企业，星罗棋布，第三产业，应运而生，农村中这一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景象，这本集子还来不及作充分反映。不过，这是不能苛求于作者的，正如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大谈他没有见过的彩电、宇宙飞船一样。我们有理由期待田流同志下一本集子将会充分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

这本集子，对于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人，都是值得一读的。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于霞浦

目 录

真实和真诚.....	项南
川江线上.....	(1)
万象更新.....	(10)
我们这儿.....	(18)
新的起点.....	(26)
追求.....	(34)
出路.....	(50)
一个普通的人.....	(59)
前进.....	(86)
我看到了你——墨西哥.....	(100)
访墨西哥大学.....	(108)
墨西哥的石油曲.....	(112)
在蒂华纳自由区.....	(117)

墨西哥纪游.....(122)

八闽共念“山海经”.....(131)

百花村外又一枝.....(138)

客来鱼入席.....(143)

群山绿遍.....(149)

“养猪状元”.....(155)

天然大温室——闽南.....(163)

京郊农村能够更快地富起来.....(194)

活跃的力量.....(201)

添砖·修桥·开渠.....(207)

京郊发展养殖业重点放在哪里好?.....(212)

附录：给耀邦同志的一封信.....(217)

后记.....(221)

川江线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从汉口乘船到四川去。

世界上的事；有时候是很巧的。二十年前——一九五八年，也是这样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冬天的早晨，我从汉口乘船去南京。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次是顺江而下，这次是溯江而上。

多年没坐过长江轮了，上得船来，一切都觉着新鲜。船平稳地航行在宽阔的江面上，举目四望，天水相接，简直有海的感觉；很多白色的水鸟成群结队地在江面上、在江空中飞翔戏嬉——是不是海鸥迷了路，把长江误认为大海了？船上设备比以前好多了，图书室、俱乐部、浴室、小卖店、二百多人同时可以就餐的大饭厅，以及电视、广播、暖气、电扇等等，应有尽有。

“这是旧船改建的，”船员们告诉我，“新建的几十艘江峡号客轮，比这个现代化多了，都装有电气化和电子仪器设备，主机直接由驾驶室操纵，行驶稳定性好，尾浪小，通风

良好，舱位舒适，五等舱也是弹簧床……”

晚上九点钟，吃过夜宵，我在甲板上散步。大江之夜别有一番景色。因为天阴，看不到一点星光月色，整个天空黑洞洞的，象被一张巨大的黑色天鹅绒帷幕罩在顶空。大概就是因为天太黑吧，长江上下的电气化航道，显得分外光彩夺目，我们的船就安全地行驶在这灯光铺成的航道上。昔日那种只靠“江上几根破竹竿，岸上几个白圈圈”航行的艰险状况，只有在老船工的记忆中去寻找了。

“长江航运最大的变化不在船上，”老王指着滔滔东去的大江对我说，“经过整治河道，现在长江不仅能昼夜航行，航程也比以前延长将近一倍了。”

老王是南京一个工厂的技术员，因为业务关系，经常往来于上海、重庆间。他不光对船上生活很熟悉，对整个长江航运也很清楚。从汉口一上船，我就作了他的邻居。他告诉我，整个长江水系的航程有七万多公里，能绕地球赤道两圈；有三万多公里能通机动船；现在上至宜宾下抵上海，二千八百多公里，日夜都能通行大型的客货轮了；从湖北的宜昌到四川的宜宾，是长江航线的上游，因为大部在四川，所以人们又把它叫做川江。

老王是个很健谈的人，他讲了很多治理长江航道的故事。在他说的很多故事中，炸掉三峡拦路虎的故事，最有趣、最动人了。

三峡西口，矗立着一个高二十七米、长四十米、宽十五米的怪石，上大下小，样子很象个大蘑菇。因为成年累月地被汹涌奔腾的江水冲刷，此石明光锃亮，光滑得跟镜子一

样，象是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油。它雄踞瞿塘峡口，昂首屹立，抗击着汹涌澎湃奔腾而来的长江急流，每过十多分钟，就发出一声闷雷般的惊天动地震撼山岳的吼鸣，活象一头凶猛的守卫在瞿塘峡口的看门虎，这就是滪滩堆了。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船只被它撞个粉碎，不知有多少人被它夺去了生命。从来就有“滪滩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滪滩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滪滩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滪滩大如狗，瞿塘不可走”的谚语。冬天，枯水季节，滪滩堆大部露出水面，“大如象”的时候，船只就不能上行了；夏秋，水涨时，它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圆秃顶，“大如龟”的时候，就是到了不可窥的危险季节了，往来船只稍有不慎，就会被奔腾的急流推撞在它的身上，撞个粉身碎骨。要发展长江航运，必须打掉这只拦路虎。一九五九年冬天，趁枯水季节，航运工人决心向拦路虎最后一战了。天寒、水冷，虽是枯水季节，对于人来说，仍然是水深流急。那个拦路虎又是上大下小，光滑如镜，既不能搭脚手架，又很难爬上蘑菇顶，也不能长时间地浸在冰冷的江水中，作业十分困难。怎么办？千难万难，在解放了的中国工人阶级面前还有困难么！？英雄的航运工人脱掉了棉衣，跳入冰冷的激流，搭人梯、人踩人地爬上蘑菇顶，冒着刺骨的寒风，你凿石，我打眼，他装炸药，经过几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终于把这个拦路虎轰的一声炸个粉碎，沉没江底了。

夜深了，我们还在甲板上谈呀说的，谁也没有睡意。突然，左前方出现一片耀眼的灯光，把半边天和宽阔的江面都照得红彤彤明晃晃的。老王说，那是葛洲坝工地。

葛洲坝工程我是知道的，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建成后，它的发电量将等于旧中国刚解放时的三倍以上。这次离北京前，水电部的同志告诉我，粉碎“四人帮”后，葛洲坝工程大大加快了，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一半以上，劝我有机会去工地看看。我正对着耀眼的灯海凝望，老王拍拍我的肩膀说，“再向前去，就要进入著名的长江三峡了。”夜过三峡？我正担心不能领略美丽的三峡风光，一位船员走过身旁，宣告说：“为了使旅客们看看三峡风光，船在宜昌停泊四个小时，明天早晨三点启航。”停泊四个钟头？我心中一喜，忙问老王，“能去葛洲坝工地看看么？”他看看表，笑着说：“现在是十一点，深更半夜，事先没联系，哪有车啊？”“走着去嘛！”“灯光近，可工地远啊！”有什么办法，看葛洲坝的愿望只好以后再说了。我抱着遗憾的心情走向舱房。

什么时候开动的，不知道。朦胧中听人说已到巫峡了，我才猛然惊醒。一看表已是早晨八点钟，赶紧爬起来跑到甲板上去。这里的长江，和宜昌下面的完全不同了。江面很窄，两岸奇峰矗立，怪石参天。抬头瞭望——天空似线；低头看水——咆哮回旋，这本身就是一幅最美的图画，我正贪婪地欣赏这动人的景色，猛抬头见正前方一座高山横亘江中，同两岸的山峰紧紧连接在一起，截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的船依然全速前进，好象根本没有看见危险就在眼前。正疑虑间，船头微微一转，大山旁移了，一条汹涌的航道又在眼前，真有意思。老王说：“这就是人们说的‘石出疑无路，云开别有天’了。”

“到巫峡啦！”不知什么时候，一位五十多岁头上缠着粗大的蓝布头巾的旅客站在我身旁，自言自语，话语中有浓重的四川口音。

“本地人？”

“是喽，沙市上船的。”

他是一位爱说话的人。不到五分钟，我就从他嘴中知道他大半生的身世了。十三岁开始跑船，解放后翻身了，“再也不干这危险的活路”，离开船到岸上作营生，现在是万县石灰厂的工人。

“这船不是走得很平稳很安全吗？”

“航道疏通了，又有了电气化航标，咋的不平稳？要是如今嘛，啥子也不肯离开航船喽。”

他对这一带很熟悉，几乎叫得出每一座山、每一道湾的名字：起云、飞凤、翠屏、朝云、松峦……

“神女峰呢？”

“前面”，他指指右前方：“我们叫它美女峰。”

“神女当然是美女了。”我开玩笑说，谁知这句话竟引起了他的无限感慨。

“过去，我们也叫她神女，还流传着神女导航的传说哩。那时，无论那条船行到这里，都要向她烧香，向她祷告，求她消灾降福保平安。可是在她脚下，不知撞碎了多少船，不知有多少人淹死在大江里。”他沉寂了，双眉紧锁，唏嘘叹息。大概又想起了悲惨的往事吧。突然——完全象神话般的奇迹出现了，云开雾散，阳光灿烂，两岸山峦上披上了耀眼的金光。老船工阴郁的脸也豁然开朗了，笑着说，

“看见了么？这成千上万的航标，白天红艳艳，黑夜光闪闪，这才是真正的神女呢！”他自豪得很，好象这成千上万的航标是他亲手安放在大江上下的。“水底下变化更大哟，河道疏浚了，暗礁炸掉了……。”这些，先是在老王那里，后来又在老船长那里知道了。就是那位已在船上工作了四十多年的老船长，一个月前还代表东方红三十五号轮全体船员，领了安全行驶二十年的安全奖金。老船长告诉我，过去整个长江航线上，从汉口到上海，只有一艘不定期开航的“班轮”，如今已有四十六艘大型客轮往来于重庆、上海间了。还说，现在长江航线上的船舶吨位，比解放前增加了九倍多，一个月的客货运量，比解放前一年还多，其中货运量增长了二十多倍。

三峡的天气变化无常，转眼间，太阳又躲入云雾中去。天空沉甸甸灰蒙蒙的，山顶上、山腰间，飘动着乳白色的浓雾。老船工用肩膀轻轻碰了我一下，指着右前方努努嘴，“呐，那就是神女。”

她站在高山之巅，微微向前倾着身子，稍稍偏着头，注视着滚滚东流的大江。这时，一团薄雾缓缓地飘过她的身旁，只见她欲往又还地摇摇秀丽的身子，又矗立不动了。那神情象在凝视又似沉思。美丽的神女啊，你在看什么？是不是看那巨大的货轮和那一艘艘崭新的客船？是不是看到欢乐的今天又想起了悲惨的过去？

“你不论走到哪里，神女都在看着你。”老船工轻声说，“你心里想什么，她就在干什么。”

他这一说，我再看看神女，也真是这样。我们走向她

时，她姗姗欲来地迎接我们，船过去很远了，她还在深情地遥望着我们依依惜别。

“万县就要到了。”播音员开始广播了：“万县象沿江其他城市一样，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本经还念到哪天！”老船工刚听播音员开始广播，就生起气来，“五、六年前就这么广播，今天还这么说！”

我有点吃惊了。从汉口起航以来，一路上每经过一个沿岸城市，只要是船上的“播音时间”，播音员总要告诉旅客，这个城市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有什么变化，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又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从广播中知道，有的城市现在一个顶解放前十几个，有的甚至顶四十多个——每听一次这样的广播，我心里就激动一次，就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自豪。可是现在，这位老船工为什么竟然生这么大气呢？

“有啥子怪哟！”他见我吃惊地看着他，又开腔了，“我这个在解放前一天不知要死几回的臭船工，如今成了国家的主人，还不知道咱们国家的变化，变多了哟！”他显然非常激动，嘴角上堆满了泡沫，没想到这样一位纯朴、老实、快乐的人，也会生这么大气，发这么大火，“他们五、六年前就这么广播，这咱还这样说。全国情况我不知道，要说沙市、万县，一个是我的家，一个是我的厂，说解放后有大变化，我心服。说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啥子发展，是瞎说，明明没啥子进步，还有破坏，为啥子说……”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这时，老王提着旅行包走出舱来，“我要下船了”，他说，“这是四川啦，不上岸转转？”

“滟滪堆过了吗？”

“早过了。”

“没觉得呀。”我有点遗憾。自从听了他介绍炸掉滟滪堆的故事后，我就安下心思，一定要仔细看看这个昔日的“鬼门关”到底有多么险恶。

“我的好老兄”，老王笑起来，“如果你现在还觉得险恶，那还叫什么‘滟滪不知何处去，如今行舟似镜平’啊。走吧，上岸看看四川吧。”

当然应该上岸走走。我一心一意想到四川来，就是为了看看天府两年来的变化嘛。前面几处停泊码头巫山、奉节、云阳，或者因为停泊时间太短，或者因为夜间经过，都没有能够上岸。现在是早晨，又停泊两个钟头，还不去岸上转转么？可是，刚走下舷梯，我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强烈的愿望——天还下着靠靠的细雨哪。

一个钟头后，雨小些了，我还是上了岸。时间虽然很短——只有五十分钟，看的地方虽然不多——只转了两条街，却办了不少事：吃了两根刚出锅的热油条，一碗洁白鲜嫩的豆腐脑（五分钱一碗），买了一双万县皮鞋厂作的皮鞋——自己也好笑，一个从来不愿意穿皮鞋的人，见了万县皮鞋竟喜欢起来了。是价钱便宜，还是美观大方？可能全有。只十元钱就能买到一双称心如意的皮鞋，还不买一双穿穿吗！买了两筐四川红桔（共一元，五斤重），最后，五角钱买了半斤酱肉，是下酒的好菜。时间仓促，见闻有限，

总的印象是街道整洁，市场繁荣，商品很多，而且价格便宜。——我触到了天然的信息。

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半，轮船准时地到达我这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我是特意绕道汉口溯江而上来重庆的。来重庆，第一个任务也是最主要的目的，是瞻仰红岩革命纪念馆，缅怀敬爱的周总理当年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光辉业绩。一踏上朝天门码头，我的心就禁不住跳起来，马上就可以亲身领受我最敬爱的人的教诲了。

一九七九年《战地增刊》第三期